

海 岛 孤 女

斯科特·奥代尔 著
〔英〕 罗 兰·约 翰 简写
方兆本 梁志刚 编译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根据英国小说编译而成的少年儿童普及读物。全书细致地描述了一个印第安小姑娘在太平洋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岛上，孑然一身，独自生活了十八年的真实故事，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并为读者展示了活泼、有趣、丰富的海洋画面。可供广大青、少年、儿童阅读。

海 岛 孤 女

海洋出版社出版（北京复兴门海贸大楼）

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2¹/₂ 字数：36,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3,000

统一书号：12193·0133

定价：0.30 元

186088

前 言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烟波浩渺的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小的岛屿，它座落在距洛杉矶西南七十五海里的蓝色海面上。小岛四周生活着无数的海豚，人们都把这个小岛称作蓝色的海豚岛。岛上曾经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名叫加拉基特。他们在这个岛上生活了四千多年，从不为外人所知。1620年，白人发现了这个岛，命名为圣·尼古拉斯岛。但从那时起，除了极少的捕猎者偶尔光顾过这里之外，一般不为世人所知。

多少年来，这个岛由于地震和风化作用，一些地方沉入水中变成了暗礁，岛屿越来越小了。如今，该岛只剩下一小部分露在水面上，那里风大浪高，人迹罕至。人们估计，总有一天，这座蓝色的海豚岛会淹没在那茫茫的大海之中。

圣·尼古拉斯岛上的情景如何？那里的印第安人曾经怎样生活？他们的最终命运又是怎样？人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曾经有一个加拉基特部落的印第安小姑娘，从1835年到1853年间，孑然一身，独自在那里度过了十八个春秋。

(一)

一个春天的早晨，阿留特船向我们居住的小岛开来了。起初船离岛很远，远远看去，犹如漂在大海上的小小贝壳。

它越来越近了，最后我清清楚楚地辨别出，这是一艘挂着两张红帆的红船。

那年我十二岁，弟弟雷莫六岁，当时，我和弟弟正在离珊瑚湾不远的峡谷里挖野菜根。弟弟很贪玩，不专心挖菜，总是不时地朝海面上张望。他只要高兴起来就忘了干活。我想要他多帮我干，所以没跟他谈论那远远而来的红船，我正埋头挖着野菜，弟弟突然说：“大海是平的，是一块没有边际的平石头。”

我说：“大海可不是石头，而是水。”

“大海是蓝色的石头。”他说，“可是今天有一小块云彩正坐在石头边上哩。”

我知道雷莫那时候已经看见远处的帆船了。

“云彩可不是坐在石头上的。”我说。

“可这朵云是啊。”

“云不是浮在海上。”我说，“海豚、海鸟，还有鲸鱼，才会浮在海上。可云是不会的。”

雷莫紧盯着那条来船。他并不知道那是一只帆船。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帆船，我也从来没见过，可是我曾经听爸爸说起过。

“也许这是一只大海豚，要么是一条鲸鱼。”雷莫自言自语地说。

“你就望着大海叫吧，我可是在挖野菜，到时候我有菜根吃，你可甭想吃。”我没好气地嘟囔着。

雷莫见我生气了，便开始挖起野菜来，可他的眼睛并没瞧着地下，而一直盯着那越来越近的红帆船。

“你看见过红鲸鱼吗？”他问我。

“看见过。”我顺口而答，可这是在编瞎话。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红鲸鱼。

“我只看到过灰鲸鱼。”雷莫说。

“你还太小，在大海里游泳的东西还有好多是你没见过的呢！”

“哦！姐姐，你快看，那是一条大独木船！”雷莫突然大叫了起来。“是一条红颜色的大独木船！”

转眼之间，他又大声地呼喊着，飞快地冲过灌木丛向前跑去。我连忙抬起头，向远处望去。我看到那不是独木船而正是那艘红帆船。我不由得心里一惊，因为我们的人说过，船来了，岛上可能降福，也可能遭灾。我本想扔下棍子去追赶雷莫。可我没那么做，因为村里的人正等着要野菜呢。

我们这个岛处在宽阔的海藻床的中央，珊瑚湾是岛上唯一的港湾。海湾两边是高高的悬崖峭壁。那红帆船绕过海藻床停在港湾当中。

村里的人已经知道有船来了。男人们纷纷跑下山谷。妇女们站在高地的边缘张望。

我捧着已装满了野菜的篮子，快步向悬崖走去，躲在灌木丛里，往下瞧着海湾。我们岛上的人有一半已经等在海边了。其余的人藏在礁石丛中。

七个男人离船上了小艇朝海滩划来。我清楚的看到，其中六个是阿西留特人，他们脸盘又大又平，头发又黑又长。另外，还有一个个子很高，留着黄胡子的男人，他与众不同，双手叉在腰间，直直地站在小艇上。

我思忖着他可能是俄国人。我从来没看到过俄国人。可我听爸爸说起过。他们是从北方来的，我们的人都很怕他

们。也许那个长胡子的大高个子就是俄国人。

小艇开上沙滩。那个高个子跳下来对别的人嚷嚷着什么。听他奇怪的说话声我肯定他就是俄国人。

父亲带着男人们迎了上去。那个俄国人用生硬的当地话慢慢腾腾地对我们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想和你们谈一谈。”

我爸爸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我是加拉塞特部落的首领，我叫丘伟吉。”

我听父亲说出真名字不禁大吃一惊。我们部落里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真名字是秘密的，因为它有着特殊的魔力。为了不失去这种魔力，谁都不用自己的真名字。今天，爸爸为什么把自己秘密的真名告诉俄国人，我可是一点也不明白。

那个俄国人笑嘻嘻地举起手说道：“我叫奥洛夫，带了四十个人来这里捕海獭。今年夏天要在你们岛上安营扎寨。”

爸爸沉思片刻没说什么。阿留特人以前就在岛子周围打过海獭。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我父亲还记得他们。

奥洛夫似乎猜中了父亲的心事说：“你记得的是另一伙人，我也听说过他们，是你们部落把所有的海獭都抢着打光了，才惹起一场麻烦。”

“这倒不假。”我爸爸说。“海獭属于我们岛子，当然该由我们打。现在我们正忙着打海獭，我已经好几个月没闲着。”

“这次我的人要打海獭。”奥洛夫说，“咱们一起分獭皮。你们得一份，我们得两份，我还愿意花钱买你们那份皮子。”



“分给我们的那份应该和你们一样多。”我爸爸平静地说。

奥洛夫望望大海冷冷地答道：“这个以后再说吧！要起风了，我想把东西从船上搬下来。”

“咱们最好现在就讲定。”父亲毫不放松。

这个俄国佬摸了摸胡子：“大海又不是你们的，干么非得分给你们一半呢？”

父亲回答道：“蓝色海豚岛周围的海洋是我们的。”

“从这儿一直到圣·巴不拉海岸吗？”奥洛夫大叫起来。“那有六十海里呢。”

“不，挨着我们岛的海域是我们的。海獭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们的。”

此时此刻，我们岛上的男人都手拿弓箭和梭标，聚集在沙滩上。奥洛夫瞧着他们，眼珠一转，对我父亲冷冷一笑说：“好吧！就按你说的对半分吧！”

(二)

海豚岛上几乎每天都有狂风呼啸，有时是西北风，有时是东风，只有夏天才吹来和煦的南风。风刮得太厉害了，岛上的树长不高，也长不直。即使在背风的峡谷里，也只有一些矮小的灌木丛。

我们的加拉塞特村座落在海岛的东头。离珊瑚湾不远。岛上有两眼清泉，一眼在村子里，另一眼在村北一里远的地方。阿留特人就在那儿搭起了帐篷。

那天傍晚，我父亲对部落里的人们讲了话。

“阿留特人的习惯、语言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来这儿捕猎海獭，还要买我们那份皮子，这种交易倒还不坏，不过我们要提防他们，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这伙人很象十多年前窜到我们岛上的那伙人，那次他们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

这样，我们谁都不去阿留特人的营地，他们也不到我们的村子里来。当然，我们时时刻刻注意着他们的所作所为。数着他们每天杀了多少只海獭。父亲还派人监视着他们的营地，密切地注视着港湾。

一天雷莫说：“那俄国人每天早上都坐在礁石上梳理他的胡子。”

又有一天我姐姐乌拉帕说：“我瞧见了一个阿留特姑娘。她把自己打扮得象男人一样。她戴着皮帽子，帽子下面有好多长头发。”

没有人相信乌拉帕的话，大家付之一笑。我们都知道猎手们从不会把老婆带在身边。

自然，阿留特人也在监视着我们，这是我们在一天早晨偶然发现的。

每年这个时节，鱼都不多了。一天乌拉帕来到一片礁石上捡了点海贝。当她拿着海贝往家走的时候，听到悬崖上一阵喧闹声。她回头一看，只见礁石上白影翻动，她马上认出那是大白鲈鱼。

大海豚正在追逐鲈鱼，把它们赶得四下乱逃，一些鲈鱼直往岸边游，那儿是浅滩，一个急浪打来，把鲈鱼卷上了礁石。

乌拉帕扔下装着海贝的篮子，飞快地跑回村子，叫人来抓鲈鱼。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妇女们



正在煮晚饭，看见乌拉帕那着急的样子，都停下了手里的活。

“大白鲈，”她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

“在哪儿？在哪儿？”每个人都十分急切地问她。

乌拉帕用手一指：“在那些礁石上。有十几条，也许还要多。”

所有的妇女都朝悬崖跑去，生怕鱼又跳回大海。

我们来到峭壁上，往下望去。嗨！有一大群一、两米长的大鲈鱼。这时潮水已涨高了，有几个浪头已经落在礁石上了。我们赶紧跑过去把鲈鱼拖上海潮够不到的岩石上。鲈鱼真大真重啊，要两个妇女才弄得动一条。

那天晚上，我们全部落的人都吃着香喷喷的鲈鱼。可是第二天早上，两个阿留特人来了。

“你们有鱼。”其中一个人对我爸爸说。

“鱼刚刚够我们糊口的啊。”我父亲回答道。

“你们有十四条鱼，”阿留特人说。

“吃了七条，现在只剩七条了。”

“还可以给我们两条。”

“你们营帐有四十人，”我爸爸答复道。“我的部落可不只这点人。你们吃自己的鱼吧。来的时候你们不是带了干鱼吗？”

“干鱼我们吃腻了，”阿留特人说。

“你们是猎手，”父亲说。“吃腻了就自己打鲜鱼嘛。我得照顾我部落的人。”

“你们要是不给，我就去报告奥洛夫。”

“报告去吧，不过得把我们的理由说清楚。”父亲毫不

客气地说。

当天晚上，我们把剩下的白鲈鱼全吃光了。大伙兴高采烈地吃啊、唱啊。青年人围着篝火讲故事。全村人沉浸在欢乐之中。谁也没想到，一场大祸就要临头了。

(三)

我们岛三面都被海藻床环绕，海藻床紧贴着海岸延伸到一海里以外。无数只海獭就生息在那里。海獭有四只小脚，能在水里飞快地游泳。晴天时，它们常喜欢在海藻床里仰面朝天，在阳光下嬉戏、休憩。它们的皮毛又厚实，又蓬松，漂亮极了。

阿留特人天天用长枪捕杀这些可爱的动物。把打死的海獭绑在船边，天黑后再运上岸剥下獭皮。海岸边堆满了海獭的尸体。海水都被鲜血染红了。

每天晚上，我们的人都到悬崖上去数獭皮。可我没去过，我一瞧见阿留特人的投枪就有气。那些海獭是我的朋友，我真喜欢它们，我心疼那些惨遭杀害的海獭，目不忍睹那海水中的鲜血。

一天早晨，我跟爸爸聊天说：“阿留特人都快把海獭杀光了，”我说，“珊瑚湾周围的海藻床现在啥都没了。”

爸爸笑了：“别的地方还会有许多海獭，过几天捕猎的一走，它们又会游回来的。”

“这些捕猎的会把它全杀光的。”我说，“他们今天在南岸打，下礼拜又会到别的地方。”

“下礼拜，阿留特人就准备回家了。”他答道。



爸爸知道这些打猎的人快走了，他和村上的男人也更忙了。许多人被派到海湾去造独木船。

以往，我们都是把木头弄回来，在村子里造船，这一次却在海湾里造。连夜晚都不回村睡觉。大伙都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监视阿留特人，奥洛夫还没付给我们海獭皮子呢！

第二天早晨，天气阴沉，大风从北面呼啸而来。阿留特人忙着收拾营帐，用小艇装着海獭皮向帆船划去。我们的人就急忙跑到海边。妇女们躲在高地上的灌木丛里。乌拉帕和我走到悬崖边上。

潮水低落，好多獭皮还摊在礁石上。猎手们有一半已经上了船。其余的人把皮子扔进小艇。

我看见父亲带着几个男人赶到海湾向奥洛夫要皮子，他和奥洛夫说着什么，可我一点也听不见，只见捕猎的人们狂笑着。

小艇满载皮子驶向帆船。奥洛夫向船上的人摆了一下手。不一会儿，小艇带着一个黑盒子又回来了。两个猎手把盒子搬上沙滩。

奥洛夫打开盒盖，取出两三串项链。当时天还不太亮，可他手里的珍珠却熠熠闪光。妇女们看着那亮闪闪的珍珠，发出一片赞叹声。可当我爸爸一开口说话，她们都立刻鸦雀无声了。

“一串项链换一张獭皮不行。”爸爸说。

“一串项链加一支金属枪头，怎么样？”奥洛夫又问。

“盒子里没那么多项链和枪头。”

“船上还有盒子。”

“那就搬上岸来吧。船上有九百张皮子，海湾这儿还有

五十张。要换走这么多皮子，起码要三、四盒才行。”

奥洛夫脸色一沉，低声对阿留特人说了些什么，猎手们又开始往小艇上装皮子。正站在猎手和小艇之间的爸爸愤怒地说道：“剩下的皮子得留下。你们把那两只盒子搬来才能拿走这些皮子。”

奥洛夫指着阴云不耐烦地说：“快起暴风了，我得先装船。”

“拿盒子来。然后我们可以用独木船帮你们装。”爸爸的声音颤抖了。

奥洛夫根本不理睬爸爸的话，他目光凶狠地环视着站在岸上的人们，斜了我父亲一眼。回头又对阿留特人说了些什么，就慌忙踏进小艇快速地向帆船开去。

我们的人一齐向岸边涌来。突然帆船上冒出一股白烟，跟着又听到“啪！”的一声，父亲应声倒在礁石上，脸上流出了鲜血，乌拉帕和我一下子跳了起来，扑到父亲身边，他已经奄奄一息了。我们身后的妇女们都哭喊了起来。

这时奥洛夫已经逃到大船上。我们的人被激怒了，男人们追到岸边，举起长矛、弓箭向阿留特人投去。船上又冒出一股白烟，随着一阵“啪啪”声，我们又倒下去五个人。一场小激战进行着。我们的人勇敢地掷出投枪，倒下去又站起来，也有人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我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

不一会儿，奥洛夫带着阿留特人回到岸上。我们的人被逼回悬崖，剩下的人虽然不多了，可是他们仍然坚持战斗。

这时，奥洛夫那伙人强盗般地抢收起海岸边的獭皮跑回小艇。猎手们上了大船，扬起红帆，离开了加拉塞特。



船开走了，我们的人站在海岸礁石上，怒视着他们。又有一股白烟从船上升起，奇怪的声音掠过头顶，象是天上的鸟叫。

爸爸死了，村里的人都无限哀伤。但大家都认为，这种不幸的结果，是他自己把真名告诉了狡猾的奥洛夫。从此，我们更加虔诚地相信：泄露了自己真名的男人，在战斗中是不会获胜的。

(四)

战斗前部落里有四十二个男人，现在只剩下十五个人了，有七个还是老年人。家家户户都有人惨死：父亲或丈父；兄弟或儿子。回想起开头那些日子真叫人不寒而栗。

这次浩劫之后，我们就不常去珊瑚湾了。没人想继续建造那条新船了。人人都忘记了那装着珍珠、项链和枪头的盒子。

大伙选出了新首领。他叫基姆基，年纪很老了。但他很慈祥，曾经是个好猎手。基姆基把大家招呼在一块说：“以前，部队里男人们打猎捕鱼，妇女们煮饭缝衣。现在男人们大多战死，妇女们要学着干男人的活。这种变化你们并不情愿，可是非这样不可。不然，我们就没法活下去了。”

基姆基给男人、妇女和孩子分派了活儿。“你们拣鲍鱼。”他对乌拉帕和我说。“拣完了让你弟弟看着，别叫海鸟和野狗吃了去。”

鲍鱼是从礁石上拣的一种鲜味。拣来之后，从贝壳里挖出肉来，然后晒干。